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香港足球何去何從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上世紀60、70年代，香港足球曾經有過輝煌時刻；在1978年及1986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分組賽小組更是成功奪得出線名次，這一切，也是明日黃花了；香港足球走到今天，我們不可以再只是懷緬過去，更應該做的是如何去計劃將來。

足總於2014年進行改革，成立香港超級聯賽，希望能把足球聯賽辦好，成為國際史上第一次足球總會付費給電視台製作足球節目，藉此大力宣傳足球；奈何5年過去了，遠遠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入場觀眾平均僅每場1,000人，究竟香港足球出了什麼問題呢？是沒有球迷觀眾？沒有好球員？比賽不精彩？沒有足夠場地？抑或沒有好教練？但就我個人意見，則是香港足球是缺乏一個長遠的「青訓」計劃。

回顧上世紀80年代當時稱為「銀禧中心」體育訓練中心，足球是重點培訓項目之一。教練郭家明、黎新祥、陳融章等，當年訓練了不少青少年球員成為出色香港代表隊球員，如譚兆偉、李偉民、李健和、潘文迪、羅繼華、何輝等；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體院取消足球部，從此足球基層訓練就愈來愈少。

說到底，其實什麼是「職業運動員」呢？他們基本上要具備什麼條件呢？我不是專家自然不敢回答，但數十年來認識不少體育界人士，有教練、運動員及體育界學者等，也從他們身上請教到一些答案：作為職業運動員一定是要付出努力、汗水、時間的，以一個可以代表香港參加游泳比賽的運動員為例，每天練水最少要6至7小時；單車選手也是，有些更是每天7至8小時，如每天工作8小時的「上班族」。

記得有一次訪問單車教練沈金康時，他說：「初接觸黃金寶時，發覺他如果要在單車上取得好成績，他的心跳率高位要達每分鐘220下才有希望。」而黃金寶就不負所託地達到了，大家有目共睹他憑專業訓練下獲得了金牌，這就證明了有好的教練、有好的訓練方法，香港運動員要奪得好成績並不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超聯有十隊，每一球季有9個月，一隊每季正式比賽，聯賽18場，銀牌及足總盃1到4場，菁英盃4到6場，大約30場左右，其餘日子便是訓練，大家也知道足球操練時間不多，比賽也不多，球員進步空間也有限，目前將軍澳足球中心已經運作了，可否加強訓練、增加球員體能及技術呢？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除了對現行足球員進行訓練之外，又可否利用這個足球中心，成立一所足球學院，作為長遠計劃，訓練及招收青少年足球員、教練、裁判員、足球行政人員等等？此一長遠計劃一旦落成了，心急的我則期望2034年世界盃決賽周能見到香港隊的名字。

「攬炒」之後

方寸不亂 方芳

居住的屋苑舉辦一年一度水上嘉年華，預售名額有限，很受住客歡迎，特別是有孩戶，對此活動趨之若鶩。預售名額當天，按時前往報名，排了長長的人龍，很幸運在截龍前，能作為最後十名入閘。

輪到交費登記時，竟然有經理公佈，因為計錯數需要截票（支票）。幸好，我所付的支票，是名額中的最後一票，後面的九位住客，本來在截龍之前已被安排輪候，時間跟我差不多，就在埋門一腳，因為職員的失誤，空歡喜一場。作為最後能夠入閘的幸運者，興奮是喜上加喜的。

興致勃勃等到水上嘉年華這天，整天颱起大風，下起滂沱大雨，還加上雷暴警告，管理處宣佈活動取消，天意難違，這不能不信命運了。入閘者固然失望，空歡喜者禁不住竊喜，大家「攬炒」推倒重來，希望在明年。

「攬炒」也是今天香港的寫照，雖然已經沒有「反送中」的議題，反對派還是糾纏不休，要將暴力升級，針對警察，欺凌警察家屬，對不同道者行私刑，封隧道、搞機場。他們的暴力理據是，問特首啦，因為特首不回應他們。這是什麼邏輯？朋友圈中有位所謂「香港精英」，整天說因為特首不回應，造成今天「市民鬥市民」局面。我則反駁她，現在沒有「市民鬥市民」，只是大部分市民被小部分人挾持了作了「人質」，還被要挾要「攬炒」。

「攬炒」之後可有明天？有的士司機慨嘆，香港幾代人的努力竟然毀於一旦，他傷心說：「不要緊，最多回到當年制水時，從頭來過！」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香港人沉醉自以為是的時候，內地多個城市已經跑在香港前頭了。

在半個世紀前，香港能夠劫後再起，那是因為地緣環境的造就；現在中國內地崛起，香港昔日的優勢不再，亂港者還在任性妄動，劫後還有什麼條件再站起來？

我勸的士司機，我們即使盡了努力不被「攬炒」，但也元氣大傷，也只能看天意了。

智慧在民間

七嘴八舌 小臻

違法的反政府運動經已持續兩個多月，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社會秩序大亂，全球排名前茅的香港國際機場竟出現「無王管，流氓當道」的場面，中外旅客大開眼界之餘，更驚嘆香港的大學生和新聞記者如此「高質素」！真要問那些上街（號稱二百萬零一人）支持黑衣人的人，你們真的愛香港嗎？為了個人理念縱容暴力犧牲香港，不要以為你們出來示威就頭上有光環，許多智者和外國人眼中可能覺得你們是愚民。

近期社會的暴力氣氛令到不少人激氣死了，也發現港人從來未如此渴望有解放軍出來止暴制亂。因為現有的一些制度令香港警察執法時「綁手綁腳」，太吃虧了。明明被人挑釁衝擊在先，卻仍被指責濫用武力，示威者個個肆無忌憚侮辱警察，市民都於心不忍。亦見到極端暴力分子不斷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再這樣下去，將會車毀人亡。

特首林鄭月娥認為最急切任務是對話溝通，政府已經在展開構建平台工作。肯溝通是好事，可惜對手根本不熱衷，他們要的是將你打低，跪地認錯。所以民間卻認為最迫切要做的是強化政府的管治團隊，改革政府部門，要團結一致上下一心做事，否則你收集到的意見只是交個「報告」，不會有好成果。

難道你們至今仍未知道，因為特區政府和某些部門的管理制度，政策措施已經不合時宜，令到社會問題愈來愈多，矛盾愈來愈大，中層官員不積極幫忙想法解決，拖特首後腿，香港發展才停滯不前。請問「自身未硬如何打鐵」？政府是否應該趁今次機會來一次大檢視，查出一直無法解決的絆腳石，來一次刮骨療傷，要求中央配合或協助共同制定新的適合香港的政策將之解決，在不違反「一國兩制」下劃明了大框架，讓某些政客不再存幻想。不然每隔幾年就來一次大衝突，誰個當特首也不好過。

今次事件暴露出的問題很多，愛港陣營中最多聲音是當初廿三條沒有立法成功造成警察執法被動，當初立法管制網絡問題失敗導致網絡欺凌起底問題嚴重，要想法補救。青少年教育出問題，香港通識科的教科書內容很多是黑白顛倒，誣衊中央，使他們變成害怕、仇恨中國內地。不要光怪對手對學生政治洗腦，應要檢討你有沒有做好監督工作。明白香港許多是私立學校，監管上沒太多權力，但教材上你有權審查呀，撥資助時可以設有條件限制，對教師有要求等等。教育局究竟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管理角色形同虛設？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長期沒有解釋政策平台，失去話語權，公關危機處理顯得處處被動。試問香港這商業社會，加上傳媒生態報憂不報喜的，誰替你宣傳解釋政策呢？任何一個政府都需要自己的發聲平台，香港不但沒有，卻有一個長期踩自己倒自己米的「香港電台」。監察政府的事有商業媒體做，何用「港台」全力做？退一步講，「港台」有那麼多頻道，就算容許批評政府的節目存在，那也該容納服務政府的節目存在。「港台」倒米問題由回歸開始已有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憲梓炮轟他們，要求改革，可惜沒人敢做，希望今次可以做到。而政府新聞處人員多是高學歷、高薪水，卻少工作少作聲，除了發發新聞稿還做了些什麼？浪費金錢，浪費人才。

IT養大的一代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宴會上，A先生跟B太太十多歲的兒子都是網癡，由於大家談得投契，A一時興奮，向小朋友索取臉書電郵和WhatsApp，小朋友支吾片刻便轉了話題，打開手機接過電話，對母親說有約，沒吃完以後幾道菜就離開了。

B太太笑對A說：「你問到私隱了。他臉書電郵和WhatsApp，我和他爸都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有話只對同輩說，開了臉書電郵和WhatsApp，就算讓全世界知道，都不會對父母兄弟姐妹說出來！」

同桌家長們一致點頭表示同感，都說手機令親情疏離愈來愈嚴重，已是普遍現象了，C太太笑說他兒子還好，仍跟他們夫婦網上保持聯絡，馬上便給她先生說破，因為兒子擁有兩部電腦和手機，另外那一部，電話鈴聲一響，他不是躲進浴室就是回到自己睡房才接聽。

其實每一代年輕人談得來的對象，始終還是他們的同輩，我們年輕時何嘗不是，旅行看戲之類節目，百次中有三兩次跟父母同樂已算重視天倫之樂了，現在有些夫婦，家庭樂的親子活動，不是在兒女十八歲領過成人身份證之後結束，也漸漸開始淡出了，到了退休的日子，有點閒錢閒情想外遊，游說兒女作伴，事先聲明支付全程消費，兒女也未必願意同行。

現代年輕人都抱有較上一輩年輕人更強烈的主見，他們劃出「長者免進」的圈子，比上一輩年輕時來得更大了，喜愛社交的老親友放言「挽回青春」，要多跟年輕人來往，以便吸收多一點維他命「Y」，一廂情願，好不天真！殊不知忘年之交總由年輕人主動才實在，蘇格拉底活在廿一世紀，要傳送他的哲學思想，怕也失去公元前希臘時代吸引年輕人的魅力。晚年身壯力健，自己找尋個人喜歡的節目，能夠樂在「耆」中好了，何必執着兒孫福，不見很多公公婆婆都在慨嘆：「小孫子們到了五、六歲，都開始迷看手機不理我」？

■乳臭未除已上了IT癮。 作者提供

懶老婆花

百家廊 若荷

它不但叫「懶老婆花」，還叫「紫茉莉」。在鄉村，它是最常見的一種花，各地都有幾個俗而上口的名字。這個來自美洲熱帶地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絢爛多彩的花朵，被視作觀賞植物在我國廣為種植。比之「懶老婆花」，「紫茉莉」這個名字應該是高雅的。我在手機上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特意把信箋上的背景色調成了深藍色，頗有一些夜幕深邃的感覺了。我想給這些夜幕下的文字點綴上瀑布般的星河，那是我童年夜幕下的星河。信箋上的圖案中，是一隻無人擺渡的小船，在水面悠悠蕩蕩，空對渺遠的夜色，彷彿引你去聆聽一種悠遠而細微的聲音。

夜幕星河下的庭院裡，應該有一種聲音的吧，那聲音來自一種喇叭形狀的花朵，那花就叫「懶老婆花」。從我記事起，懶老婆花的名字就已存在着了，花也是如此地存在着。在我居住的那所大院裡，在那些僻靜又寂寥的角落，都是它們安詳的家，是它用來演示生命、證明價值的所在。光陰在這裡漫長地流過，隨着夏季的來到，這些葱翠的日見長大的花棵，濃綠又濃綠起來，金黃的、玫瑰色和胭脂色的花朵，把這靜處在漫長時光裡的角落都開滿了。

我遇見的懶老婆花大多種植在鄉下，那裡的人家都喜歡種它，人們看重的不僅是漂亮的外表，還有在北方的天氣裡長久耐旱的潑辣。比起其它的花兒，懶老婆花更易於種植和管理，從幼苗初生到長成大個兒的花株，都不用在意管它。不用特意播種，也不用擔心花敗葉衰難以再生，一旦有一個地方種下，不久就會繁衍整個村子。懶老婆花的葉子呈卵狀三角形，整株翠綠，花朵很大，花與萼間聯結着長長的花柱。花在開過之後悄然落去，留在萼裡的是一粒小小的種子。當秋天來臨，勁風吹動，這些種子便自然掉落，翌年的春天就會藉着雨季生發。

它的種子生得太光滑了，光滑的表面棱角凸起，並伴有網狀的紋理，形似兵士腰間懸掛的黑色的手雷。懶老婆花根、葉、種子均可入藥，是天然理想的化妝品。《紅樓夢》第四十四回就有「紫茉莉種子」研製香粉的細節。在得知平兒受鳳姐和賈璉的委屈後，寶玉便以此物哄她開心。這裡的「紫茉莉」就是「懶老婆花」。因為每到晚飯時開花，有些地方也叫它「晚飯花」。汪曾祺在一篇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晚飯花開得很旺盛，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着，把自己開在傍晚的空氣裡。濃綠的，多得不得了的綠葉子，殷紅的，胭脂一樣的，多得不得了的紅花，非常熱鬧……」

懶老婆花是一種開在夏末的花，當濃夏遠去，涼風漸來的時候，懶老婆花也開始呈現花蕾。山村秋天的光陰，晝短夜長，母親去山裡小學教書的時候，就留我和姐姐兩個人待在家中，說等懶老婆花開了就會回來。母親教書的地方離家實在是太遠，每次回家都是星子掛上天際。那個偏僻的村莊我去過一次，在一個叫北峪的地方，幾間空蕩的房屋做教室，幾十個流着鼻涕的孩子。懶老婆花就在這樣的時刻開放，第二天的早上八九點鐘悄然結束。

晚飯的炊煙裊裊，線一樣升起在灶房的上空，炊煙鎖緊了懶老婆花的花瓣，像嬰兒皺起的眉頭緊緊聚合在一起，單等炊煙散去飯熟之後，黃昏的帷幕落下，懶老婆花才姍姍地開了，美麗的晚霞映照着它，開得鮮明而極致。就像一個偷懶的婆娘，佔到便宜之後喜笑顏開的模樣。這燦爛的笑顏讓人不忍嫉妒，也不好意思罵她，反而欣賞她的生活態度。在我的家鄉，總有一兩個這樣的女人，農活收工，到了做晚飯的時候卻找個藉口溜走，把刷鍋涮盆淘米做飯之事扔給他人。懶老婆花開在一家人忙於晚飯的時刻，所以山裡人叫它「懶老婆花」。懶老婆花清香無比，如夜來香，也如茉莉。

母親教書的學校離得遠，每次出門都是懶老婆花緊鎖的時候，每次回家都在懶老婆花開放的時候，所以我家的晚飯總是吃得很晚。如果天色已晚，母親還不回家，我就在懶老婆花下坐着，無聊地撿拾地上撒落的種子，將它們撒種到另一個角落。所以每年夏天，我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到處都是懶老婆花的蹤跡。它無處不在，寂寥讓我對它產生了依賴。懶老婆花長勢最好的時候，能為腳下的泥土撐起綠蔭，容我縮在花葉組成的蔭涼裡看小人書。有時幾隻母雞先於我進入這小小的地盤，旁若無人地在裡面孵窩，用爪刨動已經被我坐實了的根泥，幾隻無辜的蟲子就成了牠們夏日的美餐。

我在懶老婆花旁拿個小板凳坐下，背唐詩：「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夏日的窗紗壞了，悄然的一方小洞從邊緣翹開，勤快的大人就在那個洞上用針線勾連着打個補丁，在庭院和屋子裡燃起蚊香。蚊帳撐起，把鋪了涼席的大床遮了個嚴嚴實實。蚊帳圍裡的天下令人興奮，它是我能夠安身獨處的堡壘，是沒有蚊蟲叮咬的另一個陣地。我在三伏時節躺在床上看書，除了吃飯喝水，再也不想從蚊帳裡挪開。直到懶老婆花開放，它用漸涼的風，從低矮的窗口，搖幾縷花香進來。夜晚睡夢裡，還能聽到它們搖動的婆娑。

我的書籍收藏到60多本的時候，小學的同學來了，她們來看我的小人書，到了初中，更多的同學來借我的小說，《雷鋒》、《高玉寶》、《大刀記》、《秋海棠》……我從母親的舊箱子裡翻出當年她上師範學校時的教材，很是豐富了一下我的書架。我把一個長方形的紙箱豎起來，中間用三合板當支架，把我的書籍依次擺放在上面，這個簡易書架陪我度過了初中、高中。之後的那些日子，我喜歡上了女紅、繡花、畫畫，把家裡所有的物什都當成了描畫的素材，捧起花繃子的那一剎，我彷彿經歷了又一次生命和心靈之旅的愉悅。

在我國，懶老婆花已經成為了鄉野之花，擁有山區野花野草的野俗之性，更有山野鄉村的野俗之美，生活在鄉下的它們無拘無束，爛漫活潑地開着。無論它來自哪裡，它都應該是屬於土地的，在鄉間路上，在鄉村庭院。城市的公園和綠化帶很少看得到它，儘管它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花卉。它的中文學名叫「紫茉莉」，是我記憶深處的一種花，難以忘記。

租金管制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香港樓價自二零零三年低位以來，升了五倍。十六年來，無論各類專家如何預測樓市見頂或現泡沫，但「生命力頑強」的樓市仍然「節節高升」。尤其在寬鬆貨幣政策下，現金貶值，恒產增值更烈。

即使近期暴力衝突不斷升級，民間情緒極差，移民之聲又起，然而，作為香港經濟指標之一的樓市走向卻仍然平穩，完全不見大量拋售跡象。看來，一般香港人仍有一段時間要繼續做「樓奴」。

面對樓價年年升，業主無理加租或租客經常被業主逼遷，無殼一族生活負擔百上加斤，更苦不堪言。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生活差距也日益拉大，近期的數據更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隨着樓市指數達歷史新高。這往往也是反政府的「動力」之一，絕對值得政府嚴肅正視。

政府雖然也的確推出一些打壓樓價的措施，欲解決房屋問題，卻因為涉及龐大的利益集團，說易行難，而且也不是一兩年的事。但有一點卻可以考慮，那就是租金管制。其實，香港在回歸前也曾多次實施過租金管制。

當然，樓價或居住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世界各大城市都面對同樣問題，只是香港是個城市特區，地方太小，沒有相對便宜的邊遠地區可移居。最近，有歐美大城市也針對此問題推出新的租金管制措施。

其中美國紐約州和德國柏林都在六月相繼推出新的租金管制措施，以紓緩問題，不失為暫時無法治本之下的治標之法。柏林市政府在今年六月提出收緊租管條例，預計明年一月實施。新措施包括新建資助房屋和凍租五年，更設追溯期，以防無良業主在新例生效前偷步加租；而且，即使未來五年內換了租客，業主也只能用舊租金水平租出等等，據悉，有逾一百五十萬租屋者受益。

至於紐約州方面，早前也正式通過新法案，收緊紐約市的租務管制，規定業主將不得在放租單位易手時加租，平常加租幅度也受更大限制，料可令二百四十萬人受惠，相當於市內租客總數接近三成。

當然，任何措施或政策都不會沒人反對，上述措施就肯定受業主和地產商抗議，而每個城市情況也不完全相同。他山之石，未必完全可攻玉，卻可供借鑑和啟發。

不求養生也得壽

琴台客聚 伍呆呆

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人們大抵是想不到的，最初滿懷熱情建造大都市，爭相進入現代化的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在城市生活久了，有一天會面對滿城他們自己製造的工業廢氣，和漫天的灰色霧霾，又回過頭去，對空氣清新的鄉野充滿了嚮往和渴望。於是為了養生，便常常從城市逃離到鄉村。

我與我身邊的親友們亦不例外。

為了編寫幾本圖書，我和小夥伴們乘飛機，轉火車，再換汽車，輾轉到了千里之外鄂北深山裡的天堂寨，在海拔一千多米，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山上研討書的架構和大綱。山上的天堂寨與山下的城市是兩個世界。山上僅疏疏落落的幾戶人家，空氣溫潤，耳畔無車聲喧嘩，只聞清越的蟬鳴和潺潺的溪流，偶爾聽得幾聲蟋蟀叫，更顯「天堂」的清幽。

我的「小夥伴」之一是我的師公沈敏特，年過八旬的他生長於大上海，在大學裡當了一輩子教授，做了一輩子的學問，自是極喜清靜的。上了山，住進山上的朋友家中，師公歡喜得很。我亦隨之歡喜，日日隨師公早起，早餐後沐浴朝陽沿山路散一陣子步，晚餐後披着暮色再沿山路散一陣子步。師公精神矍鑠，散步時若是不小心走得快了，我跟上去還有些吃力。

研討會在朋友家的小樓上，山中時雨時晴，山雨來時，山頂風雲變幻奇妙，眾人便放下手中活計，雀躍地奔到窗邊看雲、觀雨，如一群重歸童真的少年。幾日住下來，小夥伴們津津樂道的除了餐桌上主人家自家養殖的雞鴨豬肉和自家種植的各種時蔬之外，更多的是山中令人呼吸暢快的空氣，於是在遠離塵世的時候我們卻又想起了山下的城市。

山上空氣中飽含的負離子在山下似乎成了近幾年都市人養生的奢侈品。記得前不久我去參加一個會議，主辦方發的紀念品裡有一個透明的精緻的玻璃瓶，瓶身上寫的是「××山負離子空氣」。把瓶子帶回家，我和女兒兩人摩拳擦掌地做好準備，兩隻鼻子近距離地湊到一起，然後小心地在鼻子下面把瓶蓋扭開，對着瓶口迅速地大口呼吸……結果卻是引發了我們長時間的爆笑。瓶子裡的空氣讓我們愉快地重溫了一遍《皇帝的新衣》。

都市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呼吸大自然中的負離子空氣，《皇帝的新衣》想來亦是無人相信，一些聰明人便把所謂的負離子和電視、電腦、電吹風、加濕器、消毒櫃、空氣淨化器等結合起來，製造出負離子的養生概念，只要貼上「負離子」的標籤，這些大大小小的家電彷彿就成了延年益壽的神器，不僅有了神奇的功能，身價也隨之成倍地上漲了。

近兩年甚至出現了負離子床單、負離子被套、負離子衣服、負離子帽子、負離子衛生用品等等，觀其功能，簡直能嚇死人。據說穿了這些衣服，蓋了這些被子，什麼皮膚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等都可以「離」到病除，「負離子」在商家的大肆宣傳之下簡直成了萬能藥。如此一來，似乎醫院都可以因為負離子時代的到來歇業了，醫生們亦可以考慮轉行了。

下了山，我的年過八旬的師公大多時候還是生活在不可避免的有廢氣和霧霾的城市裡，和在山上一樣，他依舊早睡早起，只在早晚出門散散步，並未刻意地去「養生」，就像他從來只是埋頭做學問，從不關心自己是否有名氣。

「不求養生也得壽，頗思離俗乃成名」。世間事便是如此，有的躲也躲不開，有的求也求不來。